国民议会选举结果公布

伊拉克政局能否持续稳定？

当地时间17日，伊拉克独立高等选举委员会公布新一届国民议会选举正式结果。现任总理苏达尼领导的“重建与发展联盟”获得46个议席，位居首位。选举结果公布后，苏达尼和前总理马利基所在的政治团体“协调框架联盟”宣布该联盟保持议会最大党团地位，将按宪法程序提名总理人选。

未来走向不明朗

根据伊拉克宪法，在国民议会中拥有多数席位的党团有权提名总理并组建政府，但这一“最大党团”也可以是选举结果公布后新组成的政治联盟。苏达尼领导的“重建与发展联盟”在其赢得多数议席的基础上，与多个什叶派主要政治力量迅速整合，推动“协调框架联盟”再度成为国民议会最大党团。苏达尼能否在新一届政府中继续执政，仍取决于“协调框架联盟”的内部协商及其与逊尼派、库尔德政党之间的政治谈判结果。

选举结果虽已揭晓，伊拉克政局的未来走向尚不明朗：一方面，国内安全治理、经济发展亟须持续推进；另一方面，美国敦促解除什叶派民兵武装、叙利亚安全局势反复、伊朗与以色列紧张对峙等外部因素随时可能牵动伊拉克内部政治力量平衡。在内外压力并存的背景下，新一届政府组建不仅需要通过议会多数稳固政治基础，更需要在不同政党、宗派、族群间寻求更具包容性的治理框架，以减少政治分歧对国家运作的掣肘，这也将成为伊拉克政府能否真正续写“重建与发展”的关键考验。

2022年以来，伊拉克政府致力于多方面务实改革与国家重建，并将安全与反恐作为其优先事项。伊拉克加强了对该国西部和北部省份的反恐部署，力求遏制极端组织残余势力渗透，稳定国内治安局面，为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创造必要条件。

伊拉克规划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伊拉克贫困率从2018年的20.05%下降至17.5%，约86.48%的居民住宅接入公共供水网络，96.71%的家庭接入公共电网。另据观察人士统计，伊拉克自2005年以来处于停滞状态的超过1400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截至2024年10月已有555个项目恢复实施，包括公路、电网、水利及公共设施建设等。大量长期搁置的基建项目得以重启，是伊拉克经济治理重回正轨的重要信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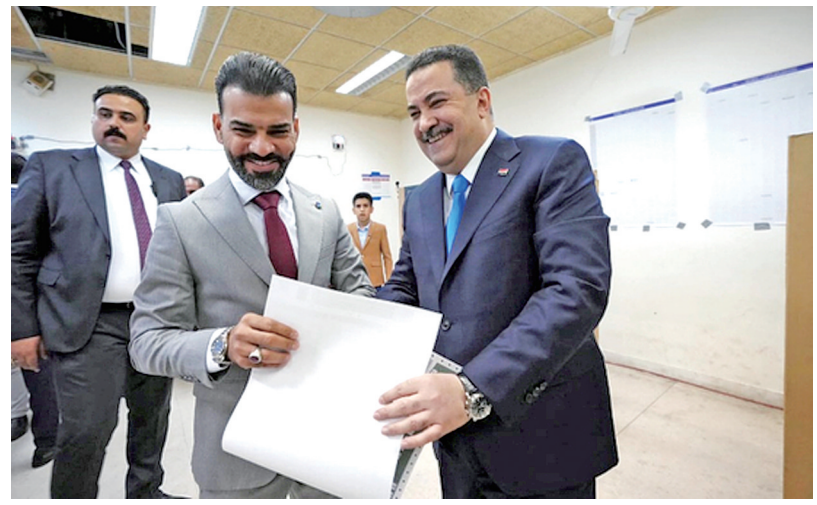
石油产业是伊拉克经济的命脉，也是伊拉克政府施政成效最直观的体现。据统计机构CEIC发布的数据，2022年至2024年，伊拉克石油日产量维持在400万至460万桶，整体态势趋于平稳，为伊拉克政府实现经济复苏和改善民生创造了空间。

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该国政治格局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政府更替频繁，党派分歧明显。在此背景下，伊拉克现政府在财政与社会服务领域“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契合了选民对国家秩序和发展持续性的期待。

面临多重压力

在国际和地区层面，安全问题相互交织，为伊拉克未来发展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

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数次发声敦促伊拉克政府解除各民兵组织武装。伊拉克总理苏达尼于本月3日表示，该国各政治派系已达成了“全国统一共识”，在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从伊拉克完成撤军后，伊拉克政府将开始着手整合民兵武装。该国各什叶派民兵组织长期参与地方治理、经济活动及安全事务，民兵武装的解除或整合均牵扯当地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利益网络。驻伊外国部队去留和民兵整合的不确定性，使得部分民众对伊拉克未来安全和社会秩序的走向产生担忧。



近日，伊拉克总理苏达尼（图右）在巴格达参与新一届国民议会选举投票。

叙利亚与伊拉克西部边境接壤地带是极端组织长期跨境活动的温床。巴格达大学政治学院副院长艾哈迈德·米亚利表示，跨境安全威胁意味着待组建的伊拉克新一届政府必须优先保证国土安全，这要求执政联盟在安全事务上寻求更广泛的政治共识。伊叙边境的安全风险并未止步于国境线，而将持续影响伊拉克执政联盟的政治协商进程和未来政府的安全治理战略。

影响伊拉克政局的另一条压力线来自以色列与伊朗的紧张对峙。伊拉克地理位置敏感，伊朗与以色列之间一旦再起摩擦，伊拉克不仅要面对外部冲突带来的安全隐患，更要处理内部政治力量因地区格局变化而产生的分歧。任何地区局势升级事件，都可能成为触发伊拉克政党、宗派矛盾的催化剂，使新一届政府的稳定运行受到挑战。

伊拉克新一届国民议会选举折射出该国民众对稳定治理与持续发展的强烈期待，也为伊拉克现政府的政策延续提供了现实支撑。然而，选举的顺利进行并不意味着前路平坦：经济转型仍在起步，民生改善任重道远，国土安全压力持续叠加。如何在变量交织的地区格局中保持政策延续性、稳住发展基本盘，在外部冲突的牵动下牢牢把握国家自主权，将成为伊拉克摆脱“治乱循环”的关键。对伊拉克政府而言，2026年既标志着新一轮治理周期的开启，也象征着一场关于国家治理与发展能力长期大考的开始。 （央视）

美政府欲售沙特F—35战机

以色列要求安全担保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造访白宫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向沙特出售F—35战斗机。据媒体报道，该型先进战机的军售计划已在五角大楼酝酿数月，主要担忧包括可能损害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优势。以色列官员披露，以方可能要求美方就该军售提供额外安全担保。

特朗普17日在白宫告诉媒体记者，美方将向“重要盟友”沙特出售F—35战机，但他没有披露详情。

据路透社和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沙特作为美制武器主要客户，多年来有意购买F—35，此次可能求购多至48架。如果成交，沙特将成为中东地区除以色列之外首个获得F—35的国家。

只是，美国政府一项已写入法律的长期政策要求美国帮助以色列维持对中东其他国家的“军事质量优势”，即确保以方所获美制武器远比其他中东国家先进。为此，美国国防部政策部门过去数月一直研究如何让出售F—35给沙特符合这一政策。美联社称，特朗普政府眼下需要获得以色列支持，以推行美方所提加沙地带“和平计划”，因而需顾及以方反应。

据两名以色列官员向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披露，美国如果向沙特出售F—35，必须确保以沙实现关系正常化。“我方告诉特朗普政府，向沙特提供F—35的前提是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其中一名官员说。另外，鉴于F—35若从沙特起飞，最快数分钟内可抵达以色列，以方可能寻求美方提供额外安全担保，例如让沙特承诺不将F—35部署在距离以色列较近的沙特西部地区。

《华尔街日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沙特购买F—35还可能遭遇来自美国国会的阻力，预计美国国会也会要求特朗普政府确保这笔军售不会损害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优势。如果国会不批准该军售，特朗普可动用总统否决权以继续推进。届时国会若想推翻否决，需要在两院获得至少三分之二议员支持。而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统计显示，国会先前从未成功用相关程序阻止美国政府的对外军售。

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双边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然而，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沙特暂停了沙以关系正常化谈判。犹太人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研究员约翰·汉纳认为，如果现在向沙特出售F—35，美国就失去了施压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一个筹码。

美军F—35战斗机进行飞行表演。（新华社资料图）

沙特方面一直强调，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前提之一是确保巴勒斯坦能独立建国。然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领导的政府强烈反对巴勒斯坦建国。多家媒体预计，沙特的立场短期内不太可能改变。

据《华尔街日报》和美联社报道，特朗普18日在白宫会见沙特王储时，双方还可能签署一份民用核合作框架协议，由美方提供关键技术。另外，沙特将承诺向美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数十亿美元。19日，双方还将举办投资峰会，强化商界联系。

（新华社）